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每份售五百元·

第一卷　第五期

專論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和平　胡先驌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五）　張東蓀
科學叢談
社會性的統一　高覺敷
教育·青年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觀察通信
張治中獨鎮西陲（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清查團在平津（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莎士比亞十四行　戴鎦齡
書評·出版
英國司法制度　李浩培
尾頁
青城遊·作者讀者編者·漫畫與標題·負生偶記·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群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光明商店

綢緞棉布

呢絨嗶嘰

環球百貨

化粧香品

全部削碼

歡迎參觀

加三放尺

TEL. 77299

中正南二路（舊金神父路）八四一←八八號

豐泰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達摩渡 絲光士林

燕燕牌色布 絲光元布

★品質精良●洗晒不褪★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二十七號 電話：一八二六八

廠址——上海膠州路九八三號 電話：六一九八六

註冊商標

質地堅固

火力強大

用油簡省

經濟衛生

鷹球牌經濟爐

燈頭保證無臭無聲

火力能夠隨意大小

家庭·機關

行號·軍隊

必備之品

歡迎本外埠特約經銷章程函索即覆

振興工業社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北褚家橋桃源路二十五號

電話：八二三三七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店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濟南總經售：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青寧總經售：蘭州鳴遠文化社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五期
卅五年九月廿八日

本期作者

李俠文：大公報社論委員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胡先驌：前中正大學校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高覺敷：前國立師範學院教務主任
許君遠：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
戴銘勳：武漢大學教授
李浩培：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一）

現代政治力量膨脹得像我們當前通貨的情形一樣。許多政治學者曾指出，連同工業與技術的發展，這是最近一個世紀世界發生的最大變動之一。

今天的政治力量，如瀉地的水銀，無孔不入。它深入每一個人日常的生活，統治着每一個人的命運。沒有一個家庭，一種事業或活動，不受到政治的干涉。在過去，一般人可以不理會政治，而今天政治的壓力卻迫使人人非理會它不可。

F. Borkenau 在他的 New Politics 一文中曾說及，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二十三年革命與拿破崙戰爭中，英國一般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怎樣重大的影響。在維多利亞中期，只有美國和挪威實行普選。英國選舉權雖經過一八三二年的改革，限制仍多。報紙是為了給少數特殊人士看的，不必說它的價錢太貴，即文字上也是牛津式「高尚的」語句，不是普通人所能全懂。同時英國文盲甚多，公共集會極少。格拉斯東發動公共運動反對保加利亞的暴行，維多利亞女王也大不高興，認為堂堂首相，竟對「下流社會」演講！普通人想進入議會甚難，內閣的位置是留給少數人的。一般人對政治不發生興趣，自屬當然。在這個世紀初圍繞着英美人民的政治氛圍就完全不同。羣衆有投票權，而且執行它。民衆活動的壓力及於政治。最流行的報紙「每日郵報」，如薩里斯布萊所說，是「辦公室茶房寫給辦公室茶房看的」，完全適應普通人的興趣與利益。政治成了一種龐大而粗魯的事體。中國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樣，歷史上每一次換朝易姓，老百姓從未夢想過會去過問。政治腐爛化膿時，當然也是人民遭殃，但人民總是麻木地聽候擺佈。慈禧聽政也好，八國聯軍入京也好，人民是可以閉着眼睛不管的。但現在卻不行了，抗戰時政府徵兵、徵工、徵糧，那一樣不與人民有重大關係？保甲長到門，誰能關門安寢？在許多地方，連食鹽生油都要經過配給，人民的日常生活沒有一項不受到政治的影響與干預。近年來有些本來埋頭研究學術的大學教授，忽然熱烈地參加政治方面的活動，這也可以說是時勢使然。中國一般人民的政治意識，經過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軍北伐以至抗戰一次比一次強烈。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了，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了，而人民仍生活在痛苦中，更使人感覺政治問題的嚴重。儘管人民的力量還不能在實際政治上發揮出來，人民與政治關係之日益密切，人民對政治興趣之日益加濃，卻已毫無疑義。

（二）

政治既干涉到人人，而人人又却關切政治，政治便不是少數人的玩意而是與跑馬賽球看電影一樣粗魯熱烈的事體。控制一切的是感情而非理智的意見。十九世紀人人相信理智，所有自然科學，人生觀等等都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理智。現代學術上逐漸表現出相反的傾向。Adler 與 Jung的哲學，Freud 的心理學，H. G. Lawrence 的小說，莫不帶有反理智的色彩。在政治上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政治活動，蘇聯的革命以至以後幾次五年建設計畫，都是反理智的表現。在這種衝動的感情主義下，羣衆政治活動非常緊張，為了適應這一大羣參加政治的人，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政黨因而興起。政治領袖憑藉個人的吸引力與才能去控制民衆，比較憑藉一黨的政綱尤見重要。民族主義的狂熱，對政治領袖的崇拜，以至五光十色的政治宣傳，有時表現得並不十分高雅，但不能忽視，它完全統制了政治。

民主與極權，在本質上雖有一大鴻溝，例如政權的更迭一憑武力，一憑投票，但政治力量之膨脹與熱烈，兩者初無二致。

（三）

這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極權政治的失敗。現在政治的出路只剩下一條——民主。十九世紀各國政制上無論如何不同，大家的政治理想却無重大分別，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民主。道義德的極權主義興起，政治理想顯然有了歧異，但這次大戰之後又有同歸一致的趨勢。英美是滿口民主，蘇聯也是滿口民主，各各自詡本身的政治是真正民主。其實它們都各有偏頗，各有缺點，都不是完全的民主。

所謂民主當然係指一般民衆參加公共事務。公共事務不一而足。英美人民在政治上似乎多享一些自由，但是經濟上毫無平等的機會。蘇聯人民在經濟上似乎有較合理的分配，無有失業的恐慌，但是其他方面的自由多少是被犧牲了。前一個世紀，一般所說的民主，不外是指個人自由企業制度或代議制政府。限制政府的權力，實行放任主義，使人民得到自由；可是事實證明政府權力的縮小，並不等於一般平民自由的擴充。只有資本家直接間接的把握了權力，剝奪了一般人經濟上的平等機會。現代民主的解釋應該是兩樣的。J. Huxley 最近曾提出一種民主的原則：個人和他的需要與發展。他說，人類個體需要的滿足，可以衡量民主的成就；他們對各種活動積極自動的參加，可以衡量民主的方法。所謂個人需要的滿足，不但包括一種安全與幸福的合理標準，而且包括對教育、娛樂、自由、自主政府及自我表現的均等機會。所謂活動的參加，不但包括個人用討論投票和實際服務的方式，參加國家政治，地方政府與社會事業；而且包括參加各種團體（如保護特殊利益的工會或發展個人感情的歌詠會或自然歷史學會）的自由。此外，還有參加文化生活或團體工作的機會。這種自由自然不是以別人為犧牲的自由，而機會也不是違反合作的機會。

這一位對動物學與生理學研究有素的科學家，對民主所下的詮釋，也許比寫教科書的政治學家所說的更近乎真實。這裏面包括了羅斯福所揭櫫的四大自由，而且更徹底，更廣泛。

（四）

這種民主的實現，需要國際合作，沒有侵略榨取；需要個人容忍，即一個人享有自由時，要能容忍別人的自由。現在世界動亂萬狀，不同的力量還在互相磨擦激盪。這種亂局顯然是一般人民的需要受了阻礙與打擊所造成。在這次大戰未結束時，許多理想家都曾為未來世界設計，對未來世界抱着甜美的憧憬。這一年來醜惡的現實把這一切幻想打破了。聯合國組織對世界和平還沒有絲毫貢獻，帝國主義的餘威猶在，大多數弱小國家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並未見改善。美蘇兩大集團的對立，尤其助長了時代的逆流。彼此猜疑防範，談不到坦率合作。一方在擴充防禦據點，另一方也在展伸其「鐵幕」。一般弱小國家的人民便被夾在當中受罪。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走曲線，有迂回與波折的。儘管目前世界大局未能澄清，一般趨勢仍然要依循人民的要求進展。目前大半個歐洲在走着社會主義的路。最保守的英國，在戰後讓工黨執政，雖然在對外政策上沒有良好的作法，在英國國內卻確實有成績的在執行社會政策，以求民生的安定。法國人民在去年的城市選舉中，充分顯出左傾，今年六月二日的普選後，右黨雖然略佔優勢，但三黨的形勢並沒有改變。美國的工業組合聯會（

CIO）雖不是一個政黨，但無疑是美國政治上一大新興力量。宅在一九四三年就擁有會員五百萬（有工會組織的工人在美國共一千四百萬，若是每一個工人都在選舉時投票的話，可佔選民總數百分之十六，或實際投票者的百分廿八。他們具有投票權的家屬還不在內），在上次大選中，他們提出「每一工人投一票」的口號，對於選舉的結果無形中具有決定的作用。今後美國五六千萬工人如果都被動員起來參加政治，行使投票權，大資本家的命運如何，大成疑問。這種趨勢是難免的，這次大戰使世界經濟瀕於破產，整個世界面對饑饉與災荒，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已成了最迫切的要求。在弱小國家，除了要求改善生活之外，還掀起民族主義的狂流，其實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與民族主義運動也有着因果關係，因為任何國家在外力羈束下，經濟淪於殖民地狀態，人民生活的改善簡直無從談起。

（五）

世界政治的動向與現狀大致既如上述，我們可以指出：

今天的政治，已真正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衆人之事」。衆人對政治的興趣增加了，搞政治的人再不能忽略衆人的利益。以少數人的利益為轉移的政治，早晚被淘汰。以少數人壓制絕大多數人民，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

一般人所要求的民主，不限於政治方面，而擴及經濟與社會各方面。在戰爭剛完地球依然殘破的今天，人們要求經濟生活的改善比一切都來得迫切。在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下，理想的政府是無為的政府，而現代的政府必須有能。不有能不足以執行大規模的經濟計畫，以安定民生。政治力量的膨脹，在經濟上的義意是政府對人民的「所得」（income）操有決定之權，對一個工人的工資，農人產品的價格，工業與銀行家的利潤，都可以干涉。政府的經濟措施與千百萬人的生死攸關，所以政治的鬥爭特別顯得白熱化，而這種鬥爭的成敗最後取決於經濟猶多於政治或軍事。

任何政爭，如出以破壞交通，阻滯生產等手段，只足以增加人民生活的痛苦，失卻人心；而任何無能，無效率與不能廉潔的政治，也與一般人民的期望相去遙遠。

經濟建設缺少不了和平。只有以合作代替鬥爭，展開生產，加速建設，使每個國家都能獨立自由，每個人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國家纔有出路，世界纔可以免於再陷入浩劫。當前國際上以及許多國家內部的擾攘不安，與世界政治的趨向相背馳，實在是大潮流中一股逆流，發展下去，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充其量只能將一般人戰後所受的痛苦加深與延長而已。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民主國家這個名詞，近來喊得十分響亮，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隨大戰結束而更加迫切。現在的所謂民主國家，一般指英、美、蘇、法幾個聯合國中的大國。中國也算五強之一，也被人指為民主國家，實則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嘗過民主的味道，現在尚在夢想顛倒，涕泣以求的過程之中。至於中國要求現代化的民主，遠在五四時代。五四運動的目標有二；一為學術的，要求科學化，一為政治的，要求民主化。當然，科學化與民主化這二個名詞，在五四以後很久才被提出來的。當時的學者，只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大目標，梁任公所謂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說來慚愧，五四運動是二十七年前發生的，那時中國早已是中華「民」國。「民」國是中山先生手創的，而創造了八年，中國人中才有少數智識份子發現這個國家並不民主，才要提倡德謨克拉西。而提倡是提倡，事實是事實，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軍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發覺他所手創的國家，完全不合他本來的理想。十三年改組國民黨，重行北伐，分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訓政時期應該有多久，他並沒有明文規定。但他遺囑中要求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內召集，而國民會議以後應該開始憲政，則訓政時期在中

由先生的理想中，決不會太長。但是今日之國民黨，一經訓政，便欲罷不能。英國歷史家威爾斯（H. G. Wells）批評英國政治說，「英國人本來沒有別人想像那樣壞，但吞下了印度，便弄壞了胃口」一般中國人對國民黨也有此感，只要把「吞下了印度」改成「嘗到了訓政的味道」。

但是，國民黨的「訓政」，名詞雖然與慈禧太后所用「垂簾「訓政」」的「訓政」相同，却不是國粹，而是舶來品，俄國的大革命，雖比中國推翻滿清要遲幾年，但因爲從馬列主義之中發明了一黨專政這件法寶，衝破古往今來一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樊籠，才能肅清帝俄政治上的餘毒，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國民黨推翻滿清之後，因爲未能肅清舊時代留下來的餘毒，革命勢力逐漸被壓迫到南方一隅，復辟，帝制等餘孽，反能興風作浪，北洋軍閥依然割據混戰，弄成民初中華「軍」國的局面。北伐以後的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政制，都是模仿蘇聯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不必諱言，也不必舉現在的政制作爲證例。所不同者。蘇聯的農工專政，並未規定期限，說專到何時或某階段以後爲止。國民黨則規定訓政以後即爲憲政，訓政是過程而非終極目的。雖然訓政太久，甜頭太多，也會忘其所以的變成目的。由此，可知國民黨本意並不如共產黨之想永久專政。至於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雖不一定如英美之憲政，也並不如蘇聯的農工專政。國民黨理想中的憲政，本來是民主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現在大家都認爲她是民主國家之一。其實這個觀念是最近才有的。而且在一般英美派民主人士——即共產主義者所謂布爾喬亞——心目中，也依然有問題，在爭論。不過以前爲了對德作戰，現在爲了聯合國的前途，大家姑且承認她是民主國家。在蘇聯初建國時，全世界各國都目之爲洪水猛獸，有的甚至不惜派軍隊去包圍她，阻礙她，倒是中國的中山先生却老早就承認列甯理想的偉大，政策之正確，寄以深厚的同情與祝望；而蘇聯之所以報中國者亦不薄，首先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退還庚子賠款等等。直到蘇德宣戰以前，英美系統的國家、無不對蘇聯深懷疑懼。而且，等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之敷衍意大利，扶植德國，都有暗中拒抗蘇聯的作用。但彼時蘇聯埋頭建設，決無侵略他國之野心。只有共產主義的傳播是很快的。英美對蘇聯的疑懼拒抗，無它，只不過因爲蘇聯是農工專政國家，不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但在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的侵略面目完全暴露以後：英法開始覺得蘇聯友誼之可貴了。而疑懼的心理則仍未蠲除。直到一九四〇年德國向蘇宣戰，邱吉爾立即宣佈英國將與蘇併肩作戰，英美兩國均以軍火供給蘇聯。世人公認這一戰是民主國家與軸心國家作戰。由於德義之太不民主，大家才承認蘇聯雖然也是一黨專政，畢竟是與民主國家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這樣，在全部作戰過程中，蘇聯一直被世人公認爲民主國家。

在去年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時，德國剛投降，換句話說，在歐洲英、美、蘇、法共同戰勝的戰爭剛結束。在舊金山會議中有許多問題，例如波蘭政府問題，牽涉到民主化的觀念，英、美與蘇聯的代表就爭執起來，有人感覺到國際間缺少一本解釋正確的字典，因爲民主這一個名詞，在各國代表之間歧義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因爲各國代表各依其本國的政治觀念來解釋，沒有一國代表會自己承認其本國政治是不民主的。因此，也可見得戰後民主的趨勢，各國代表均以不民主爲可恥。只有中國的官僚，可以厚着臉皮說：「什麼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那一套！」

但是，蘇聯究竟民主不民主呢？我沒有去過蘇聯，不能舉實例作證。許多到過蘇聯的人，紛紛舉實例來證明蘇聯人民如何豐衣足食，物價低廉，政治修明，科學發達，文藝優美，看來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政治是否民主，却似乎很少人提到，彷彿有意迴避這個問題，或者雖到蘇聯而摸不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也許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還得先把什麼叫作民主這個定義弄弄楚清。

民主的定義，在英美國家，已經很清楚。英美民主政治的方式，中國人也大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幸得很，也許是由於我的寡陋，竟沒有見到蘇聯所謂民主的清楚的定義，或蘇聯所謂民主異於英美所謂民主者何在。若照英美的定議，則人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換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結合的方式，組織政黨，用競爭選舉的方式參加政府。這幾點，即使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大概也不能不承認是民主的條件。但是蘇聯是不是這樣的呢？

模仿蘇聯的國家，更正確點說，模仿一黨專政的國家，本來還有以前的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都發展成爲獨裁國家，終於因侵略而招致滅亡。蘇聯當然和軸心國家不同，其不同之點，既同情蘇

聯的英國政治理論家拉斯基的說法，『共產主義如果沒有了理想，就會變成法西斯主義』。這個理想，據我看，大概卽所謂經濟民主。

在許多到過蘇聯的中國人，回來很少談到蘇聯的政治民主等問題。只有郭沫若在訪蘇以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許多人認爲蘇聯人民沒英美式的政治民主，這也許是對的；但是蘇聯人民有經濟民主，人人豐衣足食，決沒有英美資本家擁資百萬而失業者得不到麵包的現象。（大意如此，見去年新華日報副刊。）好了，現在問題似乎有了着落：英美有政治民主而無或缺少經濟民主。蘇聯有經濟民主而無或缺少政治民主。這個說法，大致不會偏袒一方。再說得粗淺一點，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權，而利則不足；蘇聯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權則不足。

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這個『衆人』，當然也包括自已在內。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卽要求管自已乃至衆人之事。要求管自已，或同意別人（不是別人以暴力挾制）管自已的事，是不願意做奴隸。要求管衆人或同意別人管衆人的事，是相信自已或別人有能力，管得好。這也不是强迫衆人做奴隸。所以政治本身，自有其必然的民主性，自已豐衣足食而無權管自已的事，卻大有問題了。豐衣足食是好的，但也有闊人的奴隸，照樣豐衣足食，還能享受科學設備，聽戲看靈等等。但問題就在聽人指揮，不能管自已乃至衆人的事。孔子論孝，曾有一個很妙的譬喩，他說。

『今之孝者，是爲能養。至於犬馬，皆有能養。不敬，何以別乎？』

他說，當時的人以爲只要能使父母豐衣足食，便盡了孝道。闊人家的犬馬不是也能吃得飽飽，身被文繡嗎？問題就在敬不敬。莊子論自由，他用一個烏龜來作譬喩，認爲做梁國的宰臣，猶如被文繡以入太廟的龜，一個自由人卻是曳尾塗中之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似乎不只是被人得養胖胖的就可以滿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壓制而能自由發展的意志似乎比豐衣足食更可貴些。『一簞食，一瓢飲，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路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受』。人總是人，除了動物性的機能與要求以外，畢竟還多了一些自由之類的東西。當然，我們也承認，自由之類是可以用教育方式來改變的。正如同動物都有眼睛，而無光的水底也有盲目之魚。反過來說，如果根本不能得到衣食，瀕於餓死的境地，像目前中國的災民一般，當然也談不到民主自由之類。但從政治的觀點而論，也許正惟衣食不足，所以更有民主自由的必要。但如果說，只要衣食豐足，卽使政治民主不充分也不在乎，人類的腦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中國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體說來，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則多希望蘇聯式的民主。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界線，也許應該說，偏於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進者希望蘇聯式的民主，但如果說，青年或前進者只要豐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參政，則二者恐皆不肯承認。足見不論青年或中年，前進或保守，都有他們的理想。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所謂民主也者，還在各階層人民爭取之中，設計之中，中國不幸，枉有三十五年『民』國之號，而到今日。人民對於民主的消息，還在晨占鵲喜，夕卜燈花；民主的圖樣，還在畫虎類犬，刻鵠似鶩。但世界是在進步，不民主的局面，終於要被消滅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也並非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別人家的短處，我們並沒有必須抄襲的義務。中國人需要豐衣足食是天經地義，而自由則更可貴。我們現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卻還沒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須爲兼。

中美英蘇之關係與世界和平

胡先驌

此次反侵略戰爭，因中美英蘇四强之合作，獲得最後之勝利，在人類近代史中，乃一最可慶幸之事。在此次世界大戰未揭幕之先，英美兩國完全未作全面戰爭之準備。蘇聯雖積極準備作戰，而其科學與工業之建設皆不足以應付此艱鉅之工作。中國以一積弱與無重工業

之國家，雖有反抗暴日之心，而實無從事近代戰爭之力。尤以反侵略諸國家在初期並無共同作戰之意志。在歐洲方面，英法兩國之軍事專家一致認定蘇聯無抵抗德國之力量，故不欲與之訂立軍事同盟，甚至希望德國攻擊蘇聯，因以解除其對於西歐之威脅。結果遂釀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與德軍之擊敗英法，佔領西歐。在東亞，則中國之從事抗日戰爭，本等於孤注之一擲。英美雖對中國表同情，並無積極之軍事援助。蘇聯在中日戰爭之初期雖曾援助中國，而自新疆事變發生以後，中蘇兩國邦交頗形惡化，直至德軍東進，日本襲擊珍珠港，中美英蘇四國始真正並肩作戰。然爲開闢第二戰場，蘇聯與英美間尚多爭執。波蘭問題，尤使英蘇關係緊張。而北歐戰事結束以後，美國欲以波斯灣方面之軍火與物資假道蘇聯運至中國，而爲蘇聯所拒絕，尤足證明中蘇關係之欠友好。此種欠友好之程度，以在雅爾達會議蘇聯要求外蒙獨立及蘇聯在東北恢復帝俄時代之權利而達到最高點。故自事後觀之，假如德日兩國當日確能和衷共濟，日本一方面攻擊西伯利亞，以期與德軍會師西伯利亞，一方面乘隆美爾在北非大勝之際，積極攻擊印度，以期與德軍會師於印度，則蘇聯能否不覆敗，印度能否不遭占領，即整個反侵略戰能否成功，當不可知。故曰此次反侵略戰乃僥倖成功者。

由於中美英蘇四强在抗戰期中之摩擦，戰後之世界和平乃不能順利獲得。自今日之形勢觀之，蘇聯對於中國所加之刧持與在東歐之爭霸權，實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與種下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種子。在戰事初期英法之背棄蘇聯，與在雅爾達會議英美之犧牲中國，皆爲盟邦最不智之舉動。而蘇聯則在整個大戰過程中，由於對英美之不信賴與疑懼，於是在東歐與東亞不惜用任何手段以獲取霸權，因此與英美摩擦，而侵害中國，致使世界和平在戰事結束後將及一年尚不能奠定。此實人類歷史過程中最可惡與最可憂之事。然所以釀成此種局勢，則蘇聯實須負最大之責任。蘇聯秉抱世界革命之存心，同時復創大斯拉夫主義，欲藉以席捲東歐，承襲拜占庭帝國之遺產。而在東亞則一秉彼得大帝之國策，欲在東亞獲得不凍港，不惜侵略中國，以求稱霸於太平洋西岸。蘇聯此種存心，昔日在歐洲則見扼於德國，在東亞則見扼於日本，今英美既與蘇聯並肩作戰，敗德於西歐，英美復欲蘇聯出兵於滿洲，以協同擊敗日本，蘇聯自欲乘機伸張其勢力於東歐與東亞，至於東歐東亞諸國之權益，固在所不顧。不但此也，蘇聯且將肆志於中東，故積極煽動伊朗之內亂，以期獲得伊國之石油礦開採權；復欲迫土耳其割地，直至土耳其宣言不惜出於一戰，始不敢過分需索。迹其最近數年之行爲，與希特勒所領導之德國，幾無二致。如此而欲領導世界，奠定永久和平，寧非緣木求魚？蘇聯既以雅爾達會議與中蘇友好條約得志於東亞，又復背信將東北九省之工廠設備刧奪罄盡。在蘇聯之意，以爲彼國之工業方遭德軍慘酷之毀滅，烏拉山以東之工業微末不足道，若日本在東北所建立之重輕工業一旦轉移入中國之手，則西伯利亞所受脅在之威脅，與日本未擊敗以前相若，故趁此而將東北之工廠掠奪一空，一方面可以充實西伯利亞，一方面復可削弱中國之力量。蘇視之似極得計，殊不知因此種下惡因，其得不償失，殆將非其初意所料及。

英美與蘇聯在歐洲之關係，近來漸有和緩之傾向，第一因英國對於東歐，感於鞭長莫及之勢，故不欲與蘇聯多有爭執，第二英國自工黨柄政，在東歐有顯著之讓步。英國現已放棄其昔日視地中海爲英國湖之政策，認定馬爾他島之策略重要性已成過去；甚至放棄中東，而將國防線向西南後撤至非洲；且聲明英國決不爲支持巴爾幹各小國之反動政府而與蘇聯作戰；是不啻已承認蘇聯在東歐自波羅的海至亞德利亞海之廣大區域之霸權。故若蘇聯能不侵入西歐，則英美蘇三强在歐洲之基本衝突可免。今日外長會議所遭逢之困難問題，不過枝節而已。惟在東亞，則美蘇之衝突，已有短兵相接之勢。蓋自美西戰後英國之國策，已非門羅主義所能範圍。五十年來美國國策即爲在東亞維持門戶開放政策。日本之國策與美國國策之基本衝突，即在兩國關於此點之不能妥協，終至引起太平洋戰爭。今日本已戰敗，而美國亦以龐大之代價始取得最後之勝利，自不能坐視另一强國因襲日本之國策再來破壞美國在東亞之基本國策。威爾斯在「天下一家」書中曾表示：若美國人被迫與日本控制中國面對面生活，則美國人民之生活方式恐不能較一軍營爲優，而將生活於連續之驚慌與不斷之戰爭中。在如此爲爭取生存之鬥爭中，將無和平，無繁榮，無自由，亦無正義。太平洋之寬窄皆無關係。威氏此言，可代表一般美國人之見解。美國不能容忍日本控制東亞，自亦不能容忍蘇俄控制東亞。日本欲控制東亞，美國不惜出於一戰，則當蘇聯欲控制東亞時，美國自亦不惜出於一戰。

就中國之立場而言，中國之國策爲擺脫自鴉片戰爭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而獲得自由與平等，以謀國家之近代化與工業化。協助我國策者爲友，妨害我國策者爲仇。舍此而外，中國固無所偏向。日本之國策旣在控制東亞，妨害我國獲得國際間之自由與平等，故我國不惜冒莫大之犧牲，而與日本作戰。今已獲得最後之勝利，自不能再忍受任何其他國家之控制。中國爲求獲得戰後之和平，不惜犧牲外蒙廣大之領土與東北九省若干重大之權利，對於蘇聯可謂恪盡「友好」之義務。但蘇聯苟背信棄義，進迫不已，則中國旣制挺以撻日本之堅甲利兵於前，又何以不能制挺以撻蘇聯之堅甲利兵於後？而中蘇之戰，勢必引起美蘇之戰，則世界和平一時又不能奠定，而蘇聯恐亦將爲日本之續。若蘇聯柄政者明瞭此種必然之情勢，明瞭中國不能忍受蘇聯之控制，以誠意履行中蘇友好條約，則長春鐵路與旅順港三十年之共管，不但能使蘇聯在東亞獲得安全之保障，且足利用此交通動脈以增進中蘇兩國之商務與西伯利亞之繁榮。三十年長期之友好關係，足使中蘇兩國猜忌盡泯，則兩國之邦交不難媲美於美國之與加拿大。斯東亞之和平可以永奠，而中美英蘇之關係，亦可變爲圓滿，而世界和平亦可獲得保障矣。蘇聯柄政者其三思之！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四　衝突中的消長（下）

復次我們又要說到士與官之衝突中兩者之消長。因爲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的緣故，士與官之衝突可以說永遠是士失敗而官成功。用老話來說，便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一部中國史大部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幸而士有一個特長，即所謂守死善道與殺身成仁。他們本來不求成功。所求的只是不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也。顚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無終食之間而離其道。只要道在，成敗生死，本所不計。因爲這個緣故，士雖屢屢失敗，而並不能因此使其短氣灰心。士在中國社會中經過數千年始終不絕如縷亦就是由于此。不過到了今天，却不是士爲官所征服的問題了，乃是士本身改行的問題。所以現在可以說只有官而沒有士。這乃是改行新式教育所致。現在學校的教育只是授與以知識即專門學術，畢業後得成爲一種有技能的人才。自然科學一方面固勿論，即在社會科學方面，政治習後是爲做外交官的，法律習完是爲充律師的。這樣一辦，于是士乃漸漸眞絕跡了。現在存在的人中，除了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尙有士君子風度以外，簡直是愈過愈少了。新式的教育固然有這樣的結果，但最近左傾思潮之傳入又更加重其影響。左派鄙視爲「小資產階級意識」（即小資產階級的心思與想法），實則須知凡是有知識的人沒有不是要獨立，多思考，不輕易與人相同。這乃是知識發達到某一限度之結果，並不一定與小資產有甚麼密切關係。倘使知識更進一步亦未嘗不可免除。于是後起的讀書人信奉了唯物論以後更沒有自勉爲士君子的了。殊不知馬克斯派否定道德之絕對性，乃是其學說系統中之一大弱點。須知把道德觀念使其等于經濟的社會狀態之反映，隨着生產關係而變，這就是否定道德之絕對性。而在我們則以爲道德確有隨着時代變化之部分，却亦有不變化之根本原理。我在「道德哲學」一書中對此曾有詳細的闡明。因此我對於道德問題是完全佩服康特（Kant）的。世人但知其貢獻在知識論，其實他的千古不磨的功績乃在道德論。他主張道德是自己立一個法度以拘束自己，同時又使凡有理性的人都能實行。換言之，即道德是爲了不便于己而設的。如果凡事但求便于自己，即不必有道德。這種自律主義並不是唯心論，乃是社會中合羣所必需，不然人與人之間即無法和諧與一致。這種道德原理是不拘社會經濟環境如何變易而本身不能有改動的。此外又確有隨着社會結構而變化的，例如在資本制度下之道德移到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就有許多不適宜的了。但這種樣子却不害于道德的抽象原則之有絕對性。康特的主

張是所謂「方式主義」（Formalism），即是只注重在抽象原則，而不管實際內容。這個抽象原則好像是空汎，却有其拘束力。因此我們主張一個社會不能完全以其經濟的因素爲唯一的充足的決定力。學者不明此理乃是由于不別必要的條件與足够的條件。經濟的因素是必要的條件，但並不兼爲足够的條件。所以經濟方面有所解放以後，道德即自然提高，此種議論未免太儱侗了。例如竊盜的犯罪，誠然是由于貧窮。一旦生計有辦法，當然可以絕跡。但有些惡的行爲却並不是完全由于經濟的壓迫。希特勒引起世界大戰，其作惡的動機若求之于經濟方面，恐怕絕對無法說明。再拿中國的情形來說，佃農往往有預繳租錢之制度，就是因爲總是拖欠；工人入廠往往須有舖保，亦就是因爲常常偷物外出。我確信這些都是爲貧窮所迫而始致此，但我不相信農人工人于既染了此種惡習以後，一旦生活提高，即會完全自動改善，而沒有人從旁爲之教化。所以我認爲教化還是一個重要的事。因此我主張士在今後的中國依然有使命。如果以爲只須把國家建立于農工之上，而不要士，則我願把太平天國之實例來作一個反證。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已有許多學者說過了。但我以爲太平天國之失敗，與其說是敗于淸軍，毋寧說是敗于自身。而所謂敗于自身，亦就是指洪秀全、楊秀淸、韋昌輝之道德的破產。若謂起自田間即本具高尚道德恐不足信。其反面則是曾國藩羅澤南等人，這些人確是士類之表率者。太平天國之所以不能成事，即由于驅驅士類爲反對派以助淸廷。士雖不成爲一個嚴格的階級，在中國歷史上亦從未居于主人地位，但其左右時局，却並不是沒有力量。就因爲任何事情非深明事理者不能辦，任何對人非深有修養者不能成。士就有這兩種長處：一是代表理性主義；二是代表道德主義。換言之，即講理與做人是也。所以在中國的各階級中，只有士是可以講「志」的。須知升官發財不是志。志必與道相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是其他階級所難能的，有志方會有守。所以我以爲中華民族數千年所以有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墮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裏負担之。到了今天，如果以爲固有文化有缺點而另須搬來新文化，恐怕這個負担者仍不能舍士以另求。故農工專政的議論在中國由歷史證之是有害而無益的。我說這一番話亦並非將士之弱點完全忘却。在以前，士誠有極大的苦悶處，即欲行其志只有入官之一途。而歷來官總是利用士而不容許行其道。官之所以必挾士以自重，就是士之學問人品足以號召衆人。於是士只有兩途，即有功利心者被人利用，如王安石可算是一個代表；無功利心者永爲隱士，如文中子可算是代表。士類亦至爲不齊。亦有甘心被利用者。這些墮落分子當然可以不必細論了。總之，在中國歷史上士可以說是一個最苦痛的階級，本身沒有經濟基礎而又負担了一個特別任務。前面則良心常常加以督責，而後面則社會惡勢力又爲之逼迫。所以士類之中能站定脚根者，便人數不多了。但環境愈苦難，則所需要的內心修養，便愈須加強。不然無由以相抗。因此宋明理學所主張的修養方法與道德條件乃較先秦儒家要高得多。在這一點上，宋明理學不僅在學理上有貢獻，並且在社會上亦大有其功用。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已詳論之了，請不贅述。今後士之出路必須大改。我以爲只有兩途。其一是以教育爲終身職業。但必須實行「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 亦可譯爲職業自治的社會主義），即組織同業公會用以自治。此制將來英國必暢行之。在拙作「思想與社會」已曾討論，此處亦不必多說。另其一則是與農打成一片。以前曾有人提倡大學畢業生回鄉，深入民間，不知其用意是與我說相同否。不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無此先例。讀書人躬耕本是分內事。現代人不願下鄉乃是因爲鄉間生活太苦，其實鄉間生活是可以提高的，如前淸中葉江南一帶鄉間食有魚肉大米，穿亦是絲織品，又何嘗太苦？今日鄉村破產只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所致。至於我爲甚麼要主張士與官絕緣呢？就是因爲我已在前面說過，官與地主、鉅商、紳董乃是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却非完全根本剷除不可。我用剷除二字並不含有殘待的意義。我以爲應得由國家立法的力量使其逐漸改業。使其仍有生活，並可作正當的貢獻。至於用革命方式，殺之、捕之、壓制之、監禁之、則是我所反對的了。須知使其改業並無任何不公道。因爲去掉他們亦不甚難。各級政府機關皆實行民選，官僚即被淘汰了大半。土地另立一個新制度，則地主自然消滅。但却必須計及善後。換言之，即必須同時設立社會保險制度，對於他們的失却收入有合理的救濟。應知社會改革決不是逞感情，快入意的事啊！

現在須述到中西兩勢力衝突之消長。以往近百年間可以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簡直將中國壓倒了。此種情形似無待詳述，讀者自行參閱坊間諸書必能知之。所幸西方的帝國主義自家起了大破裂。老實說，前一次世

界大戰，就是德意志想起來亦作成一個侵略他族的帝國。乃是很體羨英國與荷蘭、西班牙當時覓得殖民地，克服其他民族，以供自己驅使之行爲。如英國之征服印度尤其使初興的德意志民族眼紅。他雖挑起了一個大戰，想從他們已取在手中的搶得若干以分其肥，不幸竟未成功。用中國老話，春秋無義戰，則這種新舊兩帝國主義之戰當然不是義戰。隔了二十年光景，德國仍不忘此企圖。同時日本亦以初興民族之故，想蹶起在東方作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這兩個新帝國主義者便不加深思向舊帝國主義開始攻擊了。中國本爲帝國主義所蹂躪的，當然新帝國主義者要比舊帝國主義者更爲凶猛苛毒。中國之抵抗乃是行其所當行，不必問成敗。在此却居然得叨了極大的僥倖：即他們爲了戰禍之太慘遂覺悟帝國主義必須加以修改。這次中國之得慶更生，在一方面是新帝國主義者因太橫決了致自遭慘敗；在他方面是舊帝國主義者因覺悟了而自動撤去其帝國主義的行動。雖尙不敢說撤除百分之百，然不得不承認確已廢棄百分之六七十光景，以後或許更好轉，亦未可知。雖則其撤消亦是由於環境所迫，但却不是中國所迫。須知這乃是僥天之倖；中國的任何黨派，任何階級，任何個人，决不可引爲己功。但這句話並不是說大家皆未盡力：須知各就本位，能盡一分力亦可算有功；不過有功與成功却有分別罷了。在個人盡其天職，本亦是應該的。所以我很怕有人不明此義而竟會虛驕起來。總之，這種謀畫建立新勢力圈以代舊勢力圈的企圖，西方學者名之曰新野蠻主義；而這個新野蠻主義以其凶惡的面孔却引起人們對於舊野蠻主義的厭惡之回想。可以說德日兩國從其反面對於人類前途未嘗無功。就是他們變本加厲把帝國主義之獰惡的態度拿出來，使人回想以前亦有這樣類似的情形，而反以促進人類作普遍的反對之覺悟。這就是說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今後總是消而不是長，似可斷言了。但帝國主義形態之日就消除却與西方文化的傳入之漸次增强成爲反比例。今後對於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衝突必形成一個中消西長之勢。最淺的原因是國人經過了這一次的戰爭沒有一個人不深感科學之重要了。然而西方的物質科學是與其社會科學（包括政治法律等）有密切關係的。這就是所以國人必須力爭民主之故。原子炸彈未被德國發明正是由於德國盡把猶太籍的科學家都驅逐到美國去了。可見科學的發達完全與政治有關。其次是國際關係之加緊密。爲了合作的緣故，中國在在須受其善意的干涉。這些都足以使國人在心理的根底上自然而然與西方文化合流。西方文化之大量傳來在今後已早不成問題，所成爲問題的只是：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固有文化是否完全衰亡？如其不然，將如何配置？我以爲完全衰亡恐怕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故這一層不必討論。中國文化只可大約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具有美術性質的，例如字畫、建築、甚至於詩詞都可算在內。這一部分不僅中國人不願其衰亡，並且外國亦正在嗜好之。即所謂「東方美」。確有恬靜與淡雅之風味。故這一部分是不在話下的。另一部分則即是儒教。我們對於儒家思想可以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關於社會組織的；另一部分是關於個人內心修養的。前一部分因爲儒家以封建的極盛時代認爲模範社會，乃總不離家族中心，所以到了現代已是完全不相適合了。就以往而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社會形態，以爲從古即是家族共產制，其根據是：父母在，子女無私財。這本見之於「禮記」，如「曲禮」云：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根據這樣的禮教，於是後世遂有禁止分居之刑律規定，如唐律云：

「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

這樣的家族共產制之維持，其目的並不在於經濟方面。乃只是目的在建立家族共同責任的制度。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可於所謂夷三族，誅九族等連坐法見之。就是一人犯罪，其家族共同負責任。財產是責任之必然的附件。所以要維持家族共同責任制便不能不同時維持家族共同財產制。前者是主，後者只是賓。到了現在於無形中仍保留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往往一個人初入社會任事，對於他有信用完全是由於對於他的家族有信用。所以在實際上家族共產制已早逐漸崩潰了，所殘留的却就是這個家族共同責任制。雖則刑法改善了，在新的法律系統中已改爲個人責任制。這乃是西方文明之所賜。不過在不干涉法律的範圍內社會習慣却依然於無形中流行着這樣的家族共同責任制。雖不完全，却亦未消失。這是實情。家族共同責任制的創造是由在君主想統治人民比較來得容易。所以用刑法來表現之。現在君主政治雖改變了，但實際上依然是官僚政治，從來沒有走上民主的軌道。須知與家族共同責任制相反的是所謂個人責任制。這個個人責任制乃是民主政治之柱石。不實行個人責任制於社會上，則永遠在政治上

不能建立民主制度。所謂個人責任制又與個人財產有密切關係。個人的禍福由本人自己當之，決不牽涉到他人，這卽是個人責任制。換言之，卽一切成敗利鈍由自己負其責任。這樣卻必須以財產爲負責之担保品。故個人責任制與個人私有財產制是有關聯的。特在此所謂私有財產制卻與社會主義所主張的生產工具歸公並無衝突。因爲我在前幾章中已說過，財產的私有可分兩種：一是生產的財產；一是使用的財產。生產的財產中有一大部分因爲足以使社會變爲畸形，必須歸公。故私有仍是財產的本質。用個人私有更足以表現個人的責任。因此遂形成個人主義的社會。個人主義的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此所謂個人主義是指以個人爲出發點，由於個人的自覺與人格的獨立而成。卽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亦必先以這樣的個人主義爲其根底。中國的家族共同責任制卻與此相違背。故今後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須先除去這樣的家族共同責任的習慣法則。這就是我所謂的個人與家族之矛盾。這個矛盾在中國文化上頗成爲一個嚴重問題。於是我們又可以說今後的中國關於個人與家族之矛盾必是個人方面日益長，而家族方面日益消。再詳言之，卽中國今後必是把家族主義的色彩漸漸消除；把個人主義漸漸提高起來，正由於必須個人主義方能走入社會主義。倘不明此理，而想由家族主義一直變爲社會主義，這卻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說共計有幾點。在幾點中有些是走入於可以樂觀的傾向；但仍存有悲觀的地方。例如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自行撤退，這便是最可樂觀的了。至於悲觀的地方雖亦不少，則有待於我們及後人之努力了，須知天下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本節完，下期刊第五節：中國之將來）

社會性的統一

高覺敷

從圖形的統一講到國家政治的統一，便似乎從這一範疇跨至另一範疇了。國家政治的統一爲社會性的統一。我們不能根據圖形統一的研究而對於社會性的統一有所推論。要知道社會性的統一有甚麼決定的因素，我們便須觀察實際的政治或參考社會心理的實驗的結果。

但是心理學的實驗向來不注意這種和人生有密切關係的大問題。心理學家以爲這種大問題是沒有實驗的可能的。因此，關於獨裁或民主的政治，國家的統一之類的問題只有思辯的資料而沒有實驗的論據。

然而本文卻要討論關於社會性的統一的一種實驗的研究。作這個研究的爲勒溫（K.Lewin）的弟子立不特（R.Lippitt）。關於勒溫的心理學的體系另有專書可供參考，這裏不必詳述。這裏只須知道勒溫既要試驗這種向來不是心理學術所能，或所願試驗的問題，則他的方法必大有異於因襲心理學所習用的方法了。

立不特受其師的指導，設立兩個統一程度約略相等的集團，而採取兩種不同的領導的方法。所謂統一的程度卽係指各分子之間的交相依賴性(interdependency)的程度而言。譬如他們是否各以自我爲中心，互相敵視，以終至於解體呢，或竟各以集團爲中心，互相友好，以產生一種和衷共濟的空氣呢？立不特以爲假使我們從一個學級內選出彼此友愛的兒童五名以造成一個集團，另選出彼此淡漠或彼此敵視的兒童五名以造成另一集團，則這兩個集團的統一的程度必難相等。因此，他採用一種特殊的社會測量的技術，要全班學生舉出最好的朋友列名第一的得正四分，第二的得正三分，第三的得正二分，第四的得正一分，同時又要他們舉出最討厭的同學，列名第一的得負四分，其次爲負三分，負二分，負一分。這個分數叫做人緣分數。根據人緣分數選出兒童十名分成相等的兩組而各以一成人負領導的責任。立不特的假定以爲兩組兒童人緣的分數倘屬相等，則彼此合作或統一的程度也可望相等。

以這兩個相等的集團爲試驗的對象，而其變量則爲不同的領導法。立不特設立這兩個集體的時候，引起兒童製造面具的興趣。所以面具的製造便爲兩組共同的目的。兒童對於製造面具的技術是一無所知的。需要一個成人領袖的指導。據

實驗技術的規定，有一個集團應採取民主的領導法，另一個集團應採取獨裁的領導法。前一集團可稱民主集團，後一集團可稱獨裁集團。

獨裁集團的領導有下列四個特點：

（一）一切政策都由領袖決定。

（二）完成面具的技術和手續受成人領袖的指導，每次以一項爲限；將來應如何進行，當非兒童所能預知。

（三）領袖常憑個人的權威規定每一分子的活動及其應相合作的同伴。

（四）領袖指摘或讚美各分子的活動，常不予以客觀的理由。他常站在集團之外而不參加集團的活動。他常要避免人和人的關係，既不表示敵意，也不表示友誼。

至於民主集團的領導便有下列相反的四個特點：

（一）一切政策都由集團討論決定。

（二）第一次討論會即由領袖指示活動的方向，說明製造面具的步驟如泥塑面模，燒石膏，製造紙漿和膠水的混合物等。兒童倘需要指導，領導人便告以兩三種手續，由他們任擇其一。

（三）各分子可自由決定和誰合作，而面具製造的分工也由集團自行決定。

（四）領袖在精神上，在討論時，都欲做集團中一個分子。他要給各分子以讚美或批評，必將予以客觀的理由。

立不特在計劃實驗的時候，原擬用這兩種不同的領導法試驗兩個集團。在實施時，他的領導法是否符合原定的計劃呢？他有種種論據可證明其實驗的手續能滿足其預定計劃的要求。我們對於這些論據可不必詳加論述。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兩組在開始實驗時的統一的程度本屬相等。後來因爲一組用民主的領導法，另一組用獨裁的領導法，其統一的程度是否有所增減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就下列各點加以考察。

第一，立不特的集團各共五人。據集團構造的分析，五人可以有下列各種集合：

5, 4—1, 3—2, 3—1—1, 2—2—1, 2—1—1—1, 1—1—1—1—1。

集團中人或分或合隨時不同。有時五人合作一個工作；有時一人跑開去，從事於另一工作，其餘四人仍復工作；有時也許兩人作這一件事，兩人作另一件事，其餘一人方請領導人予以指導，總之，這五人的分合不出上項數字所示的範圍。

據實驗的結果，獨裁集團所有各種集團的構造有百分之三十由於主試組織起來的，而民主集團的分合則純由各分子自決。統一程度最高的兩種構造爲 5 及 4—1。這兩種構造見於獨裁集團僅十四次，延續三四．五分鐘，見於民主集團則有四十一次，延續一五一分鐘。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組成的分團平均延續四．七分鐘，由於自動成立的分團則僅平均延續二．二分鐘。民主集團的分團都由於團員自動成立的，平均延續三分鐘。所以民主集團的統一性較高於獨裁集團，而民主分團的穩定性也非獨裁分團所可及。

兩組集團構造的變遷倘可和上列事實互相印證。集團構造的變遷倘由 5 變爲 4—1, 或由 3—2 變爲 2—1—1—1, 則爲由較高程度的統一而趨向於較大程度的分解。反之，倘由 4—1 變爲 5, 或由 2—1—1—1 變爲 3—2 則爲由較低程度的統一而趨向於較高程度的統一。據實驗的結果，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努力造成的分團在二十七次的變遷之中，有十九次趨向於較高程度的統一，而他們所有自動的變遷，則於六十三次之中有四十次趨向於較大的分解。民主集團構造的向上向下的變遷的次數幾相均等。

集團構造變遷的方向有上有下，集團構造變遷的距離也有大有小。一個五人的集團自最大的統一至最大的分解，其最大可能的變遷爲六級。獨裁集團由於領導人組織的分團，其向上變遷的距離較大，平均爲二．七，其向下變遷的距離則較小，平均爲二．一。民主集團所有向上及向下變遷的距離平均都爲一．九。

所以就獨裁集團而言，統一之得以保持乃由於領袖的努力。領袖的勢力一旦引退，其集團的構造便由大而化小。集團的穩定性或延續的時間也隨領袖的勢力而定。領袖力加維繫，則集團延續較久（四．七分鐘）；反之便較暫（二．二分鐘）。至於民主集團的統一性及穩定性則完全根據工作的需要和領袖的壓力無關。

第二，立不特的兩個集團雖各認自己工作的產物爲集團所有，但是民主集團在製造面具的時候似有較充足的團體精神。兩組試驗至相當時期，主試或領導人宣布解散，討論已製就的面具如何分配。民主集團較多投票贊成集團的處理，而不認這些產品爲私有。反之，獨裁集團則多主張分贓。甲認某一作品應歸他有，乙認另一作品應由他取去。據兩組團員會話的分析也可見民主集團的團體精神較獨裁集團爲稍豐富。會話內有「

我」或「我的」可稱自我中心的表示，有「我們」或「我們的」可稱集團中心的表示。就獨裁集團而言，自我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八二，集團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一八。就民主集團而言，自我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六四，集團中心的表示占百分之三六。

第三，獨裁集團的領袖有較大的權威，一言一動都欲以支配各分子的行爲而減少其自由運動的空間。他們爲欲保持或增大他們的自由，所以他們對於領導人的社會行爲也多採取指使或支配的態度。而據他們的會話的分析，也可見他們的談話多欲求領導人的注意或贊許。反之，民主集團的團員和領導人處較平等的地位。領導人本不欲支配團員，所以團員對於領導人也不必採取敵視或反抗的態度。

民主集團的領袖對於團員既採取友誼的態度而不用居高臨下的手段，所以集團的中心地位較易爲一般團員所取得。反之，獨裁集團的領袖便不許各團員接近集團的中心區域。

但是獨裁集團的團員都各以爭取較高地位爲其活動之主要的目的，所以任何團員都不願令任何其他團員取得這個地位。彼此相爭乃足使彼此的地位都有損失。反之，在民主情境之內，領導地位較易取得，今日爲你所有，明日或爲我所有，所以各個團員都願承認他人的貢獻及特異的材能，因爲他人地位的增高不必即爲自我地位的減削。

尤有進者，民主集團的團員有自由討論的機會，反之，獨裁集團的領袖要求兒童服從，而不鼓勵他們有自由的表示。我們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自由的表示既受限制，於是情緒緊張的程度隨而增高。所以民主集團的團員可以和平相處，即間有摩擦，也不久即可平息。至於獨裁集團的團員便因情緒的緊張，而不易保持和諧的空氣。

立不特的兩個集團聚會各十一次。民主集團在第二次聚會時即已有獨立合作及自動分組的表現，獨裁集團則領導人的目的和團員個人的目的時相衝突。獨裁集團有一團員 Tom，據評列的結果，他的人緣分數最低，他的領導分數最高。在該團第五次聚會時，各團員對他開始發生敵意，至第六次聚會時，Tom 自衛無力，只得託詞走開。第七次聚會由 Ray 接替 Tom。第九次聚會，各團員便以 Joe 爲攻擊的目標，Joe 又被轟走了。這個集團在這兩個情境之內，都有一個團員引起其他團員之支配的行爲。被攻擊的團員低首下心以求恢復其已經失去了的地位。譬如 Tom 在第六時聚會時，對於其他團員特別遜讓。民主集團在第六次聚會時，因面具將成，損壞了鼻子，以致 Jim 和 Mack 互相責備。但是他們始終保持就事論事的冷靜的頭腦，所以未曾造成 Tom 或 Joe 所遭遇的局面。

據上列各點看來，我們可以說統一之決定的因素爲民主。有了民主我們便可有和諧的統一，，缺乏民主，則雖可由領導人的壓力保持統一，但是這個統一也難望持久。讀者也許以爲作者在討論時政，謊報實驗，因此，謹錄立不特的原著的出處如下：R. Lippit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Group Atmosphere, Univ. of Iowa Stud., 1940, 16, No. 3, 以供參考。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鍍金」，多響亮多迷人的一個頭銜！多少人爲得不到「鍍金」的機會而發狂，甚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如經濟部地質調査所的計榮森君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社會崇拜偶像，一切機關事業優待留學生，科舉制度的餘毒潛存未去，秀才舉人滅絕了，代之而興的竟是一批洋貢生洋翰林。

我相信這種積習一日不除，中國的教育文化永難開拓出新的道路。我們要改良過去的錯誤，要糾正這種不正當的心理。

控制已往三十年中國學術思想的是留學生，控制未來三十年中國學術思想的仍將爲留學生。

無可諱言，留學生對中國文化有過偉大的貢獻，最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把舊文字推翻，創爲白話，便是由留學生領導的。

我不反對送學生出洋。但我反對青年人以留學爲人生的最高目標，以鍍金爲擇業的招牌，我反對社會把留學生的地位抬到至高無上，認爲留學生萬能。我主張留學制度應該澈底改革一下。

過去的留學生考試太黑暗了，我敢說百分之八十是因人設科。這種弊端必予剔除，免使清寒而有爲之士永遠湮沒無彰。要人子弟的資稟不見得比一般人高，外國學校只能增加你的經驗，印證你的所學。外國教授不是一個神仙，他們絕沒有像「聊齋誌異」中「陸判」改換心靈的高强本領，一個天生的笨蛋，不會因爲出一趟洋，吃幾年牛奶麵包，就豁然變得玲瓏剔透，一通百通。外國的營養只能增加體重，不能改換腦筋。要人本來有錢，何必讓他們子弟佔去別人的位置，侵害別人的津貼？（又有一等要人，在戰時把子弟送到外國讀書，硬在使領館討個掛名差使，拿乾薪不作事，破壞行政紀綱，減低辦事效率，莫此爲甚。像這一種拿着國帑供給私人培植子女，豈非變相貪污之一？）

留學制度的本身應該大加改善。科目選定要適合國情，譬如目前中國需要建設，就應該注意工業各部門的技術人才。文法科的學生儘可列爲次要。不要因爲某一個要人的小姐學音樂，就添上音樂一科，也不要因爲某一個校長的準姨太太學美術，就增加西洋畫的名額。學生出國是由國家出錢，國家花錢要有目的，有效果。並且不切特下所需的科目，便是自費也不予批准，自費留

然由自己出錢，但是外匯外流，總是增加政府的担負。

中國選派留學生一向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只是送，送出去了便算盡了責任。留學生原來考的文學，到國外不妨改習教育；留學生年限原定兩年，畢業後不妨延長到四年。他原是省政府保送，回國以後却到中央部會辦事，原爲經濟部派出，回來則轉到「行總」任職。至於他們在外國是否眞的進了學校讀書？進了學校，成績又如何？保送機關概不聞問，有失儲才備用的原旨。我看到許多留學生在國外結婚，在外國政府機關找到工作，以後便立志作外國公民，一輩子不想回到祖國。我看到許多人不讀書，只是吃着牛奶麵包混混。我看到許多人在一面讀書，一面奔走經營。我看到要人帶着兒子出洋，預備回國以後讓他當銀行經理。而去年經濟、交通、農林三部所派出的實習生尤其漫無組織，就中農林部最好，有人負責接洽食宿和實習廠地，經濟交通兩部負責的不得人，致使數百個員工，幾乎各自爲政，好的自動接洽工廠，壞的蹓躂蹓躂，無所事事，上焉者找個學校混資格，下焉者打着機關的招牌作生意賺錢。而且許多已經實習期滿的人，還在國外逗留，部令鞭長莫及，沒人能把他們押解回國。三部派選實習人員之用意甚善，但是可惜最初就缺乏一個統籌辦法，沒有把基礎打好，國內政潮起伏，也影響了實習人員的支配調遣。於是這些人鍍了金回國，也儘可轉業爲良，其原部門概無約束的辦法，因爲回老巢容或不甚得意，新機關的待遇地位可能比原機關爲高。

前年和去年政府曾經舉行過自費生留學考試，實際所謂自費，還不是由國家貼老本？一對二十的外匯一買就是四千八，一年絕對用不淸。使領館人員常常對我抱怨說：「自費留學生比我們還强（他們一月二百多，我們也只二百多，他們無公可辦，我們也就有公不辦了」。這般留學生既屬自費，考試理應公允，但是據調査，其中不會寫英文或說英文的佔三分之一，坐在哥倫比亞的講堂裏補習英文，抄別人的筆記，倩旁人考試捉刀。我誠懇地奉勸派送留學生機關，到美國實習或讀書，一定要他有相當的英文程度，一種外國語言，不是說到了那一個國家，就能立刻學會，僑胞在外國，有的終生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如司徒美堂先生），留學生在外國四五年，往往僅能說幾個簡單句子。試問外國文的基礎不够，如何能够研究學習，如何能够接受人家的文化。大家不要認爲留學生個個能說頂刮刮的英文，有，也是極少數。更不要以爲到了外國一定有機會把英文學好，有，更是極少數。英文要在國內學，不是在國外學，白白浪費光陰。

但是你會懷疑，如果沒有本領那能獲得「碩士」或「博士」的榮銜？對這點我願意稍加解釋。

美國大學除了極少數如加州大學外，一般都沒有入學考試，外國學生憑着母校的成績單入學上課。一些學校的學位委實難得，一些學校的學位却等於奉送。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沒有考試，讀半年得碩士，讀一年得博士。十年前我們教育部爲了想給某一個人一個重要位置，立即派他到美國，他的學位還未拿到，命令先已發表。紐約一百十五街附近往着許多「黑學者」，專門代

人撰寫論文。一篇論文的價格，隨着等級難易言改變，大概是由三百元至八百元。他們當榆自然不限定中國人，但是我不敢担保中國留學生沒有人向他們問津。

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去年舊金山安全會議的全體代表名單中，冠有博士頭銜的以中國代表團爲最多，英、美、蘇最少。論者咸謂美國大學特別「靑眼」外國學生，這是寓有「招徠」之意。前年胡適之先生等曾分函美國大學校長，請他們對中國學生務要嚴格，不可以拿學位輕輕授予。然而留學生也知所趨避，目前集中於密其干大學的約有五六百人，集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約二百人。加州大學連僑生子女纔達二三十人。

以前中國博士多，以後中國博士還不會少。外匯縱然淺價，有錢的人還是不少，用幾千萬法幣替兒女換一個「功名」，當然比把錢存銀行裏合算。留學生萬能，博士神通廣大。大學生出國，中學生也出國，英文字母不會寫中文作不通的毛孩子也出國。留學生品類之雜，眞無出今日之右者。我不能抹煞事實，說千百個留學生中間絕對沒有出類拔萃之士，有，而且也很多。不過整個毛病在「濫」，「濫」到皂白不分，壞的把好的也連累壞了。

我在美國同朋友談天，大家試着把留學生分作三種。第一種留學生是讀死書，或者把整個時間放在研究室中，幾年死守一個城，沒交游也沒來往，對外國的民情、風俗、政治、以及社會組織完全不能認識。第二種留學生是混資格、不讀書、不研究、混到年頭回國。第三種留學生索興連資格也不混，在紐約租上一間公寓，玩玩女人，坐坐酒吧，他們的目標是享受，他們的天地是目前的繁華。這三種人全是鍍了金，這三種人全不健全。第一種人多是苦學之士，回國來至多不過是當當教授，他們往往犯了「泥外不化」的毛病，過去若干年中國教育頗受這一種人的影響，把外國的理論和原則硬向國內作削足適履的搬家，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國情。第二種和第三種留學生，雖然不會正經讀書，回國以後的成就却比第一種人大，他們多鑽到政治舞台的最上層，造成貪汚和賄賂公行的風氣。

如上所說，難道我們應該根本停送留學生嗎？不，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動機是在糾正社會對留學生的觀感，把留學生當作人，不要當作神。我更想糾正留學生自命不凡的思想，不要以爲吃過麵包牛奶就可以睥睨一切，誰都不如你。在國家建設之秋，專門人材的培植實極需要，我們要工業化，我們要把農業改良，我們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腐蝕的細菌，一切都應該效法人家。考送留學生第一要針對時下需要，第二要以「才」不以「人」，第三是不能濫。控制和監督尤爲重要，不能把學生送走，花了錢，人却不見回來。辦法要嚴，留學期滿而不回國必予以嚴厲處分，回國而不按照原定辦法服務，也予以嚴厲處分。去年我駐美大使館接到政府催促留學生返國的命令，由大使館補助路費，陳之邁先生却對我發牢騷，說「有人在操縱，一個人也送不回去。」大家存觀望心理，對政府持着懷疑的態度，我想如果徵調規定訂的具體一點，把工作範圍說的清楚一點，把大使館的職權擴大一點，也不致落得個「一個人也送不回去」的結果。據南京九月十三日電，行政院規定了「出國考察實習辦法」，我希望這一紙政令，能够認眞推行。

被派送的人學識必有根底，經驗也要相當，品行道德更須特別注意，品行不好，在國內闖過笑話，到了國外還是不會長進。公費生要給他們充足的費用，自費生要稽查他的金錢來源。在國外半工半讀是一件苦事，許多留學生担任不大體面的工作以維持學業，既害其進修，且喪失政府或機關的威信。

年齡不要限制。我反對中學生出國，學習澈底洋化，成爲「準美國」人，昧於國情，到頭來「一切都是外國好」。在美國大學課室聽講的一半是靑年，一半是中年，而花白頭髮的老頭子和老太婆抱着講義攻讀學位的有的是。中國人一過三十便覺得不能繼續讀書，實在是一個錯誤觀念。要知道不到某一個年齡，對工作不會發生固定的認識和興趣，不到某一個年齡不會有作事的決心。靑年有爲之士可以送留學，白了頭經驗飽學之士更可以送留學，惟其有了經驗，纔能中西印證，堅定心得，有所成就。

徵求直接定戶

一次先付一萬元者，七折優待；一次先付五千元者，八折優待；款將盡時即通知續定。遠處需航空寄遞者，最好一次先付一萬元。

觀察通信版

張治中獨鎮西陲
新疆在新生躍進之中

張氏治新四原則：自由·民主·平等·合作
釋放政治犯·發還盛世才非法沒收的財產
剷除貪污·賭博·鴉片·全省緩徵稅收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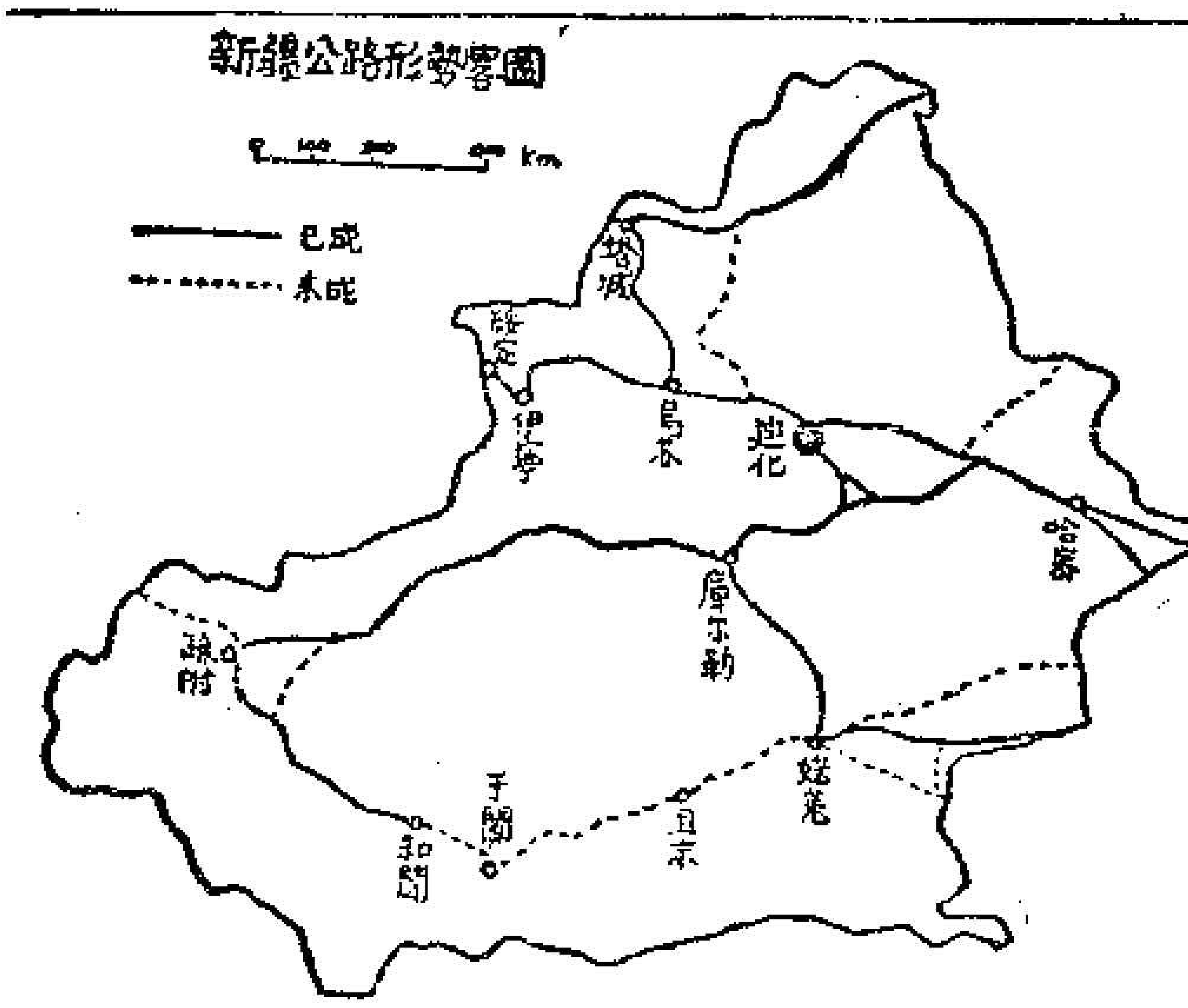
實行自治並非分化國家

本刊特約記者

「余敬宣誓：余誓以至誠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團結，並切實嚴禁貪污，嚴禁煙毒，嚴禁賭博；領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三民主義新新疆之建設，俾使全省人民永享和平自由繁榮康樂之幸福。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大理國法之制裁！謹誓。」——新疆省府委員就職誓詞，原文分國文維文兩種。

（本刊特約蘭州通信）新疆的經營，自漢唐以來，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那時治新的方針，是懷柔羈縻，左（宗棠）劉（文龍）的方法是剿撫兼施，其間雖迭有變亂，還不甚嚴重；民國元年楊增新以總督名義主新後，一變故態，儼然以主人自居，內政方面尚著成績，但因思想狹隘，閉關保守，使新疆成為化外之區，成了個謎。十七年楊氏被殺，金樹仁擢升主席，引用私人，壟斷經濟，復私訂「新俄協定」，至二十二年終因强奪回民土地激起民變而被迫下台；繼任的便是督辦盛世才，一直運用着「六大政策」與「八大宣言」作施政招牌，起初幾年尚能差强人意，後來平空一變，使新疆又回復到風雨飄搖的局面；直到三十三年才被時局追而下台。

金盛繼承了楊的作風，變本加厲，且有過之，實在是封建勢力的殘餘，個人英雄主義的極端表現。但他們先後三十多年，在中央鞭長莫及的情勢下，頻經變患，均能不忘國本，內而求其安定自給，外而與强鄰相週旋，使偌大領疆得以保全；尤以盛氏在抗戰八年中，獨支新政，其獨裁作風，恐怖政策，雖遭詆議，但激起了「伊甯事件」後，能急流勇退，使燎原之火，有機撲滅，也不無可原。繼主新政的吳忠信氏，為人忠厚，尚欠韜略，加之馭才不當，致下屬胡作妄為，多失人心，故有「去了一個盛世才，來了兩個盛世才」之譏。直到中央以邊陲任重；特簡派張治中將軍以西北行營主任兼主新政，年來三度飛新，折衝樽俎，宣慰備至，使錯綜複雜的「伊甯事件」，獲得圓滿的解決。



張氏今春最後一次到新後，首先發表了「自由、民主、平等、合作」的治新政策，五五革命紀念會上，鄭重保證今後新疆政治必為百分之百的民主政治。他這種光明磊落的作風，首先得到熱情的新省各新青年們的擁護。張氏每週都召集各族青年舉行不拘形式的座談會，肆無忌憚的交換着一切意見。張氏在六月二十六日的座談會上，曾激越的說：「我以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及人格作保證，今後省府必本和平、自由的原則為施政綱領，我奉命來新的使命，便是爭取這個原

明的實現。」並保證省府人事新省各民族有優先權。接着，使改組了的新疆省政府，在二十五個委員中，以三分之二的名額給新省各族人士參加。

在「伊甯事件」協議簽訂六月六日簽字的一天，張氏首先通令釋放全疆政治犯，前十八集團軍駐迪被押的一百三十一名共黨首從釋放，並派專車護送到延安；盛世才非法沒收人民的財產，亦宣佈撤銷後發還；並針對着當時新省最嚴重的交通與物價問題，電呈國府迅速撥發頒幣千萬及按月撥濟汽油，增加飛機班次，俾使交通漸為暢達，調劑物資金融，以渡過社會經濟的恐慌關頭。

新省人民雖然表面上在慶祝這一次的協議成功，但軍事的佈置仍未撤除，國府公佈的新省委員各廳處主管，因伊甯方面的委員還遲滯在伊寧，和平的新疆依然是個期待，無人不在系念與憂疑。惟恐這個期待的幻滅！半月之後，執行協議中的軍事小組，由政府及伊方各二人組成，六月二十二日來赴綏東前線監視雙方軍隊的撤退，使伊軍迅速的集中整備；並清除各種障礙，以恢復交通。又過了五天代表中樞參加新省委宣誓就職典的監誓人于右任院長飛抵迪化，伊方的委員副主席阿合買提等一行總於由伊飛迪，於七月一日全體宣誓就職，新的新疆省政府總算正式誕生，正如張治中氏自己說，新疆的歷史應從新寫起了！

在各新省委就職以前，張氏為實踐他的諾言，宣佈決心誅鋤貪污，賭博，抽大煙的三害。六月十六日，首次當千餘民眾前，焚燬了財政廳，保安司令部及高等法院積存的鴉片二萬五千餘兩，燬煙（一種比鴉片更烈的毒品）二十六萬餘兩；六月二十六日再度召集各族青年談話，重申其懲辦貪污的決心，要求全疆二十餘萬漢族同胞徹底改變過去的錯誤觀念，真正實行三民主義政策，他更闡述了保障新疆的自由和平，亦即保障領土的完整。二十九日通令全疆各級行政機關和駐軍，要絕對尊重人民身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今後非危害國家民族，破壞軍隊組織的暴行，並經呈奉行營暨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得任意逮捕。這樣確收回了不少的人心。

自七月一日起，政府為紓念新省連年的擾攘，民眾疾苦甚深，將一切稅收緩徵半年。各級稅收機關均予裁撤。各新任省委廳處首長，均於三日分別到職視事。西北行營的南疆視察團也於四日出發南疆宣撫，並檢閱各地駐軍，考察地方行政。這個視察團由十人組成，其中四人是維族，由團長趙錫光和副團長烏邁爾率領。

于院長在新的一月餘時間，大部份是在南北疆各地宣佈中央慰問之意，並接待全疆各族人士，勸求民隱，博訪周咨，各界人士的請求與意見，大都是請求發還盛氏非法查封的財產，救濟顛流離的難民，優予搭卸「伊甯

說明：在鐵道未舖設到新疆之前，汽車的運輸能力仍然薄弱。今日之甘新公路上，拉拉車是這動脈中最活躍的血球，是為過渡期間軍民運輸的主力。

事變」中陣亡將士的遺族，維族一致的要求禁止回漢通婚，說得甚至涕泗滂沱。于氏八月初飛返迪化後，新省府便促請行政院迅即派員來新澈査盛氏沒收的人民財產，以備發還；並宣佈了兩項措施：一是禁止全省回漢通婚，以保持各民族間的團結，另一項是撤銷新近改組成立的新疆省營企業公司，以保持各委員間的團結。關於後一項，省祕書長劉孟純氏會發表談話，說明此項措施純爲政治上的理由，因爲省委中有人反對其存在，張兼主席自不願因此而發生爭執，致影響省委間的團結，可見張氏容納輿情的心胸。

張氏默察事實，廣羅衆見，親自草擬了一個新疆省府施政綱領，在七月十一日新省府改組後第一次省務會議上提出討論，這個綱領中分政治、民族、外交，經濟、財政、交通、教育、文化、衛生九項，强烈的爭辯進行了三天，經過枝節的修正後才獲通過。

新疆是民族最多的省份，若三民主義的「民族平等」政策邊疆各民族自治，則允許新疆各民族要求的高度自治，自屬必要。不過張氏對新省各民族一再解說自治稱：「自治與統一非相抵而實相成，需要實行自治，非分化分國家，乃更促進國家的統一團結。」全疆省參議員及縣長普選辦法，兩月前即着手草擬，經過數次的討論和修正，八月二十八日才爲全體省委一致通過。這辦法的要點是（一）不分民族宗教籍貫性別所有本省中華民國國民均有選舉權。（當然是指成年及能自主者——記者）（二）縣長及省參議員之選舉，採祕密連書不記名投票方式；縣參議員由民衆大會提名選舉。（末節不投票爲這辦法的特色——記者）（三）凡通曉一種文字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擁護本省施政綱領者，均有被選舉權。（四）省市縣參議員名額按照各市縣人口及民族成份、比例選舉。（這也是特色——記者）（五）縣長之選舉，俟縣參議會選舉成立後，由縣參議會選舉之。（六）選舉時間定本年九月一日起，兩個月內完成。

八月二十七日張治中氏再度通令全疆軍政人員，對今日之新疆，必須有新觀念與新認識，務必切實遵行施政綱領，毋操切從事，亦不容有分裂國家之行爲，次日（二八）即偕警備司令陶峙岳，外交特派員劉澤榮等二十人，乘中蘇航空公司飛機，首次飛伊甯視察。那天是回敎的肉孜節，人民以熱烈的情緒歡迎這一位事變後二十一個月首次蒞臨的中央大員，在連日的各種宴會上，人民對改組後的省府，表示竭誠擁護。張氏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會往軍事要塞的菓子溝及中蘇國境交界線的霍爾果斯去觀察地形。九月二日在伊招待伊甯軍政各界及地方要人，並邀蘇聯駐伊領事作陪，席間闡述新省府之施政方針，保證今後絕對實行民主，要求伊甯全體民衆信賴政府，勿作操切越軌行爲。全場一致鼓掌表示擁戴，贊許。張氏旋於九月四日中午由伊甯飛返迪化。

今日之新疆，已爲張治中將軍的開明態度激起了民主的白熱化，新疆已產生了全國第一個女專員；（第一行政區專員哈德萬女士）突厥族系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爾，烏孜別克，塔蘭其等七族不同意「新疆」這個省名，建議改稱「東土耳其斯坦」；並聯合通告表示絕對不承認哈斯木·庫爾班及哈吉牙合甫等爲新疆省國大代表。回族文化促進總會最近又對省府任馬寶良爲迪化市副市長，馬登福爲警察局副局長，表示用人不當，馬雲文爲國大代表堅決反對，他們說「根本不知道這般代表是怎樣產生的。」

今日之新疆是在新生中，是在躍進中，但非一二十年之功，不能使政治重上軌道，我們寄予張治中將軍的希望是：

「說一句，作一句！」

（九月八日寄）

徵求通信

本刊徵求重慶、成都、蘭州、西安、迪化、貴陽、昆明、桂林、長沙、漢口、青島、瀋陽、長春、廣州各地的通信。通信的水準和風格，請參閱本刊過去各期的「觀察通信」。通信稿每文請勿超過二千字。來稿每千字致奉國幣四千元，於發表後匯奉。如不用而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事後査詢無效。

清查團在天津

貪污太多．團員太少　大海撈針．無從捉摸

傅斯年說讓做官的人頭痛一點最好
胡適領銜主張延長清查團工作期限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天津通信）一顆朱紅色的大印，不會印出兩種不同的印章來；一個貪污集團之池，很少能够找出幾朵潔白的蓮花。自從清查團成立以來，對於整飭貪污有雷厲風行之勢，但以不敢碰老虎，只打蒼蠅，結果卻予人以「竊國者侯，竊鈎者誅」之感。

在北平的清查團第一炮便沒有放響。某長官長公子隱匿了二十多部汽車，被掀開了，結果卻以手續未完備，請予補行登記爲理由，送了一封公函便行了事，事後某主席宴請全體人員時，便以全體不到爲抗議。

到了天津之後，沒有得到意料中的重視。就在與地方首長開聯席會議的一天，某首長以招待盟軍沒有出席，這會議特意展遲到晚間，靜候他的出席，而祕密長屆時卻又來了電話稱：「某長晚上九點一定要睡覺。」於是第二天，就決定了爲社會局長屯糧霉爛封鎖消息，而向某長下了抗議書。這位長官曾又發出「告密者不是人養的」的憤語。

「貪污太多，團員太少，大海撈針，無從捉摸。」

「民衆如不協助本團告密，就是失掉了監督政府的機會，本團如不得到民衆的協助，就無法得到貪官污吏的證據。」

四十多天中，他們得到了五百件以上的告密信，在其中，他們發現了天津的劫搜海軍上校劉乃沂，改公爲私，娶了四位太太，但劉上校卻說：「上校祿月薪水只有十八萬當然不够，可是我幹了二十幾年海軍，當過副艦長，幹過大隊長，總有一點積蓄了」，他於是接收了公家屋內外的一切，金條美鈔，珠子成堆，保險箱內還有鴉片。九月初回到北平，又自敎育部特派員處發現日人遺留大批財產下落不明，計古玩百件，汽車六輛，稻田二千畝，僞幣二億元，特派員沈兼士及青年團天津區部王志遠都連函各報請決無古玩，但清查團一不作，二不休，由法院逮捕了商人薛愼微，這位商人也有四位太太，及幾代遺傳的財寶，法院中決要查個水落石出，而前案則有自部長來電「嚴辦」！

較次一等的有接收小系鐵工廠的盜鐵者北平市公用局職員張兩農案，田糧處職員趙伯敏私售食糧五百噸，合價兩萬萬，以賺款廣置房屋達十九所案；經濟部接收燕京造紙廠，私吞汽車及器材案，長城印刷所隱匿世界堂機器案。張兩農被清查團認爲「能市長有庇護嫌疑，」趙伯敏已承認不諱，經濟部范濟川押而又放，且涉及王特派員以沙發送禮事，王翼臣說，這沙發是馮主席要的，尚未搬去：

「清查團與僞員限制辦法，」北大代校長傅斯年說，「使作官的人不能不有點頭痛了，讓他們頭痛一點最好，我希望能够繼續下去。」

留北平的參政員由胡適之領銜向中央建議，延長清查團的工作時間，以便完成了肅清貪污運動。市黨部吳鑄人主委也說，今之亂臣賊子，卽貪官污吏與共產黨，清查團揭開這黑暗的一角，所得的反應是好的。

陳誠參謀總長到了北平，在夏令營席上公開說「國人應視貪污爲敵人，」主張成立懲貪委員會，積極辦理。「國民黨推翻滿清，打倒軍閥，擊敗日本，已獲得成功，今日應將貪污列爲革命之對象而予以打倒，凡眞正的貪官污吏，不論其爲院長或部長，皆爲吾人後期革命對象。目前一般人對國民黨與靑年團發生懷疑，卽認爲該黨該團，已經腐化，而不能再從事革命工作，並認政府官吏中，無官不貪，無吏不污，以致動搖了信心。此種觀念並非正確，如果，我陳某貪污，請以敵人視之，毫不寬恕。

有一位好奇者對於北平天津之不能打老虎曾繪了一幅漫畫，卽一位小丑以蠅拍在打老虎。「太歲頭上動土」，其結果可知。蒼蠅並非不應打，但老虎卻更威風了。本來是懲一警百的，現在卻在有藏打草驚蛇了。

清查團可以有力整飭吏治的，但如果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則恰成爲對醜惡現實之吏有力的諷刺。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莎士比亞十四行

戴鎦齡譯

第十八首

我怎麼能把你比做夏天？
你比它更可愛也更溫和：
五月的嬌蕊有暴風震顫，
夏季的壽命很短就度過。
有時節當空照耀着烈日，
又往往它的光彩轉陰霾；
每件美豔終把美豔消失，
遭受運數和時序的摧殘。
你永恒的夏日卻不凋零，
而且長把你的美豔保存；
死神難誇你踏他的幽影，
那時永恒的詩和你同春：
只要人們鼻呼吸眼睜開，
這詩就流傳，就教你永在。

第二十九首

當我遭造化和俗眼輕侮，
我背着人悲泣我的困窮，
徒然向耳聾的青天哀呼，
反躬自省，咒恨我的命宮；
但願做個希望更多的人，
有甲的儀表，有乙的朋友，
羨慕這的才藝，那的展伸，
往日的享樂而今都厭仇；
但這些念頭我認爲卑微，
當我一想到你，那時的我，
破曉雲雀般從濁地起飛，
在天宮門前唱讚美的歌；
能把你的甜蜜的愛記牢，
我何用覬覦帝王的富豪。

第六十四首

曾看過往日的燦爛珍寶，
給時光的殘忍的手銷毀；
還有光前的高塔今摧倒，
死的暴力教赤銅化朽灰；
曾看過饕餮無饜的滄海，
吞沒了沿岸一帶的桑田；
也有滄海枯乾桑田重來，
水和陸的盈虧更番侵佔。
既然一切如此變更無常，
甚至自身完全消失沈淪；
不禁因毀滅而暗地思量：
時光將要奪去我的情人。
終不免爲心愛的要長逝，
流着淚這念頭痛苦如死。

第六十五首

既然銅和石，大陸和海洋，
總難逃殘忍毀滅的支配，
美貌還不及一朵花堅強，
如何能和這暴力相對敵？
厚層的岩石，堅強的關門，
同樣經不住時間的摧毀，
啊！如何夏天散發的柔芬，
抵得住蹂躪時光的攻擊。
啊，怎生想得！時光的珠貝，
怎逃開時光匣子的收藏？
什力量把它的快步挽回？
誰能禁止它把美貌採掠？
啊！都不能，除非憑這神妙：
我的愛在詩裏永揚光耀。

書評・出版

英國司法制度

(The Machinery of Justice in England)

李　浩　培

英國賈克遜(Jackson)著
1912年劍橋大學印刷所重版342頁

本書論述英國的司法制度，頗注重司法制度對於社會的影響。著者賈克遜是學理與經驗兩俱充實的一位英國法律家。他以爲關於司法制度的智識，學者以及一般人有同樣的需要，而這需要是：求知現實的制度，這制度實際上如何應用，以及對於這制度的批評與改進的意見。著者期予這需要以滿足。

本書分七章。第一章是對於英國司法制度的歷史的導言，叙述英國法院及普通法的歷史的發展。本章的分量不多，但頗足爲讀者了解現行制度之助。第二及第三兩章叙述英國的民事法院與刑事法院，以及民事與刑事訴訟程序。這兩章的篇幅約占本書之半，可見其在本書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以下各章分別討論英國法院的人事，訴訟費用，特別法院，及英國司法制度改進的瞻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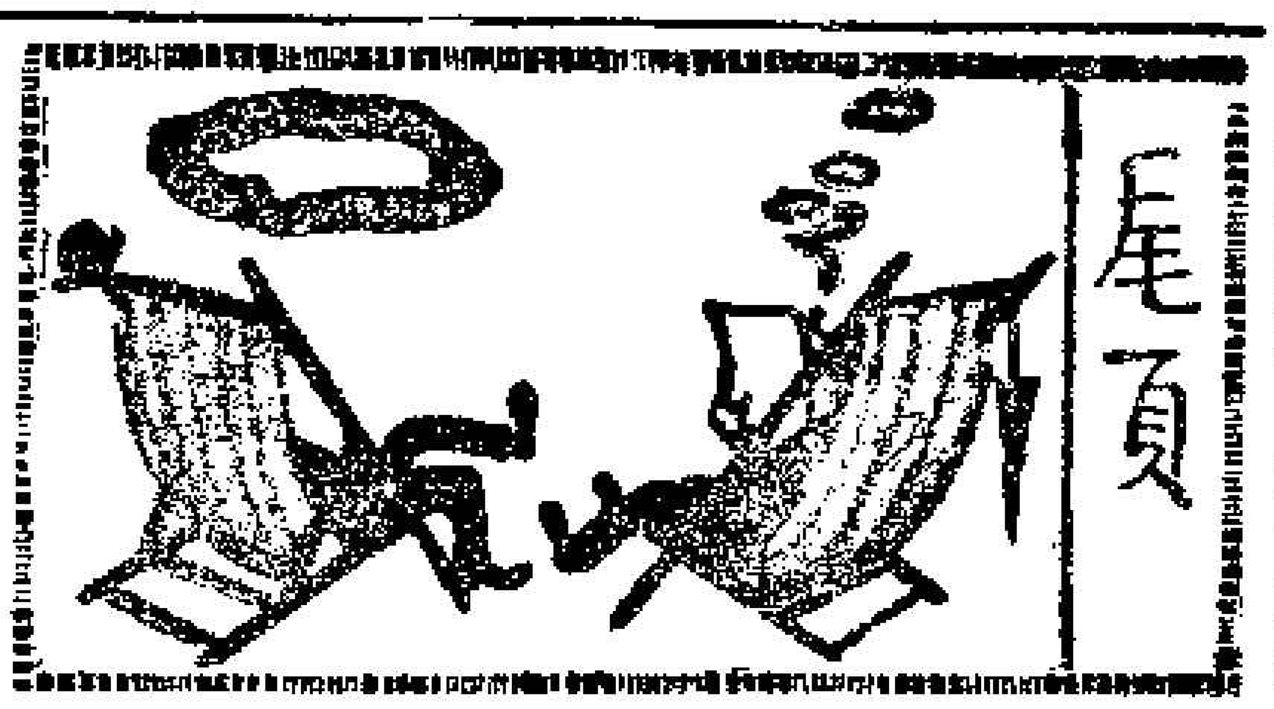
著者循其著作本書的目標，就各個問題，娓娓道來，讀之令人忘倦。此處我們爲篇幅計，祇擬舉其一例，以概其餘。我們姑以著者所論及的英國的幼年法院（Juvenile Courts）爲例。在本書第三章第七節中，著者先叙述英國幼年法院的演變。他告訴我們，在英國，在約百年以前，關於幼年人犯罪的審判，並無特別的規定。一八四七年的法律規定十四以以下的未成年人被訴竊盜時，得以簡易程序審理，但此祇簡化幼年刑事被告的訴訟程序而已：審理幼年人的法院仍即係審理成年人的法院，審理時的情形，亦與審理成年人時並無不同。一九〇八年的兒童法始建立幼年罪犯的審理須與成年人不同的原則。一九三三年及以後的法律將一九〇八年的法律加以修正，而形成今日的制度。

著者然後對於今日的制度爲暢達的叙述。今日英國的幼年法院制度的出發點：是國家必須照顧需要照顧的幼年人，不論他們的行爲如何。故在幼年人有犯罪行爲時，幼年法院固得受理，在幼年人無犯罪行爲而需要照顧時，幼年法院亦得受理。在此兩種情形，幼年法院的處置，均應以幼年人的幸福爲目的。爲達此目的起見，法院得使幼年人離去其不適宜的環境，並使其受教育與訓練。幼年法院甚注意使幼年罪犯不與成年罪犯接觸。故在審理前，幼年人的羈押，在特設的看守所（remand home）內爲之。此種看守所，主要係供觀察幼年人之用。法院對於幼年人的處置，常斟酌該項觀察的結果。幼年法院爲審理時，較之一般的英國法院，形式頗多省略。這種法院常以無法庭布置的普通房間作爲法庭。到庭的警察常穿便衣。法院的審理並不公開。新聞記者得到庭，但其報道不得洩露幼年人的姓名，或足使他人藉以知悉該幼年人爲何人的任何其他事項。因國家應使爲父母者知悉其對於子女的義務，故法律規定幼年人的父母必須到庭。地方政府當局的合作亦係必要；因此，幼年人所在地的地方教育委員會以及市政府均得到關於幼年人案件審理的通知。幼年法院斟酌幼年罪犯的家庭環境，學校記錄，醫療經過，及地方政府與保護觀察員的報告後，得爲各種不同的處置。例如，幼年法院得：（1）處幼年被告以罰金；（2）將幼年被告交保釋放，或付保護觀察；（2）處幼年被告的父母或監護人以罰金，或使保證該幼年被告的將來行爲良好；（4）將幼年被告付諸適當的人——這名詞包括地方政府當局——的保護；（5）將幼年被告送入經認可的學校；（6）將幼年被告送入看守所，剝奪其一個月以下的自由；（7）將十六歲以上二十三歲以下的幼年被告交由巡迴法院或季期法院予以監禁並訓練的處分。幼年法院對於無犯罪行爲的幼年人自無予以賞罰的理由。牠祗得將此種幼年人（1）送入經認可的學校，（2）付諸適當的人的保護，（3）責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予以適當的保護，或（4）交付保護觀察員監督。

最後，著者提出這問題：英國幼年法院的制度是否可謂爲成功，關於這問題，他舉出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認爲幼年法院是失敗的，因幼年法院的推事大都具有「婦人之仁」，結果幼年人減少對於法律的畏懼，而幼年人被判有罪的數字因以增加。另一派以爲這數字的增加係由於（1）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口生殖率頗高，因此兒童數增加，及（2）幼年法院審判案件的效率頗高，因此關於幼年人的案件受害人多願提起之故，實不足以證明幼年法院的失敗。著者的個人見解爲：現在我們倘不能確定制度的效果；欲確定該制度的效果，我們不應以幼年人被判有罪的件數多寡爲準，而應以曾入幼年法院的幼年人此後行爲的善惡爲斷。我們以爲這見解甚爲準確。

從此一例，可知著者實已寫了關於英國司法制度的一本好書，我們甚要欽佩。

英國的司法制度，國人甚少注意，頗多誤解。例如，在英國）債務人的管收，並未完全廢止。依英國一八六九年的債務人法，債務人經法院判令清償債務而「故意」不爲履行時，換言之，債務人於判決後曾有或現有履行債務的能力而不爲履行時，得管收之。這在本書亦有說明（見本書第六十八頁以下）。但我們倘可憾及十餘年以前當英美等國依華盛頓會議的決議派員來華調查司法時，我國若干人士，以爲管收債務人的法律，已非文明國家的法律所現有或應有，力主予以推翻。實在，何必多此一舉？英國旣爲著名的法治國，我國旣終究須走向法治之途，國人對於英國的司法制度似有予以較多的注意的必要。我們甚願將本書向國人介紹。三五，八，一三於上海



青城遊

炎

三峽在川東，峨眉在川西，青城在川西，劍閣在川北，論四川山水，常有「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雄，三峽天下險」之語。峨眉之秀，以春天明媚的時候為最；青城之幽，以夏木蔥鬱的時候為最；劍閣之雄，以秋風肅殺的時候為最；三峽之險，則以冬季枯竭，岩石畢露的時候為最了。

成都平原是一個盆底，青城就是這盆子北面的一邊，青城山附近凡二百五十里，拔一千一百九十八公尺。據記載山中

負生偶記（二）

郎詩零有傷前德芹黃予「一紅集
所時芹關之二色詩葉已野致樓○
以，，之意句，「村不望諸夢一二
傷「故作○，不末「復，「考其十
隸芹胡○故如二一記「中證中五
芹已老因當有著句詞憶或○者清年
也死亦詩時遺書云○○一帷，家居
○　忽中予望黃：按但西有胡若乎
此其之題的友葉「敦記郊「適敦斷
詩望○中與墓村寄誠其幹詩悉誠「
之墓敦均斷，○盍「米晚，錄詩照
重生誠不為深「冷寄句；題轉之朝
要悲作明雪致此炙懷有「似於有雅
處，此及芹感詩有集一惜為其閱頭

之經頭去中，不　記距校太「○欲芹泮：　乎，
知手疑突見遊易　之其址半下余之酒，「　西乃
也碧胡○之北得敦○地，湖有亦○滿朝秋敦部在
○出同誠○乎○誠　僅其念註作雪如寒曉誠○其
○小○亟隆胡有　里時五云此芹狂襲過「　暗
此與有案編道「　許予年：，歎，秋雪佩　示
事內一圖寺有四　○家聶「以甚余；芹刀　雪
諸書四，，之松　追頭，在答，困時於貰　芹
孝貲松宜於○堂　懷舊仍太之作解宝桃酒　之
據告堂故某二集　古胡為乎○長佩人闌歌　墓
家予印已書十「　人同氏湖「歌刀未，「　，
，，謂為雖四，　，西國岭「以沽出風有　郎
倚係「人日年其　輒首大「桃謝酒，兩序　在
不彼，購錄冬書　復，學○圖余而雪淋云　北

乏，過建百層長過城在　了便合陰一歷所分！　青空「，有
幽附引長三的生蝦第一　○是傳士青第謂除！　城緊加一：
趣堂殿生十地宮蟆一個我　這，、城一遊陽其青「四　百「
○樹橋宮歲方，由峯夏們　部「帝是峯青爾上城為合一零七
旋木，以，○為麗走天一　合道王、○城而是有名，靈八十
抵慈正念劉范漢○去，行　傳第、部有，「十三○「山景二
建峯式之後活范蠡○朝五　的一美神人祇！八十　故環　洞
廟，上○由至宮間先著人　總峯人仙說是普峯六　以衛美，
宮不山經乃一陰有經青，　序也的、：遊通，峯　「，，幽

中，，亭古但棟由師不城，　洞約少，　○的宮五師傳，，
妙才走開木在離中洞是是迴　○行亭坡　由又岳　說二前
處是上○參天樑最古宮道山峨　二閣邊面　峯四丈黃纖武殿
，另一創天師，大稱，敦都眉　小，轉前　，丈人帝封人祀
悉一段經，洞建的常就聖是是　時供陡經　傾人，樂子及的
在天樹石並外築道道是地寺佛　，人，過　叫觀所瓊是杜是
樹地由一繇，宏院觀觀，院教　到休沿青　丈，以拜黃光鑾
木，石進樓祇麗，，○到，聖　天憩途城　人觀建他帝庭封
由其陛去峯見，畫為天處青地　師，不橋　峯後顧為之，子

中周橋石筆山說人羨教　勢
階閣讖成櫛即為合多始　之
孤蹤一　，有天抱古顧天間
蟲背塊洞傳一師的蹟張師●
起石空後為裂手白：天洞
一壁地一又樹植葉有師內
座古，道師，，樹一，祀
石松宮橋擲名後，株裏着
由，地，筆擲劍據五面道

漫畫與標題

近來上海一部分報紙，競刊漫畫，以調劑刊面的趣味；顧所刊漫畫，作者甚少。思想固嫌膚淺，技術亦欠成熟。漫畫刊時，大部附一標題，則成為漫畫，並無另加標題之必要；一加標題，反覺無趣。然今日中國一般報紙的漫畫，如無標題，則又覺不知其意義何在，其癥結大都仍在技巧之幼稚。（光）

，們○又，都　○宮洞一見宮，　的，幽不稱○嶺心○道的寬石滿天石為，
見走晚可說喜　則用，一往是　里莫，會叢右出池降壁一了降一業師袋三石
已到上夜可徵遊　不建倍萬下上青方過我仙竹有，，寬巨降○伏劈化昔合，由
有宮九間號寄青　知於從絲看清城了於以宓，茅當池右石寬巨，為作日在恰從
許後點看日宿城　始隋勳叢天宮最○這為，迴亭首水附就一石兩三「降一好頂
多的左一看在的　建朝人中師○高　十青青風，清從近叫留上也，劍寬翅似往
遊觀右聖日上人　於，○一洞從的　丈城城依亭面星，降個有不於，，○三下
客燈，燈出清，　何上天點，上道　見之天供前院經有寬「斗致是將會據瑰分
在望我「「宮大　時清師紅祇清觀　方幽下，盡耳中洗右，大作衆巨與說大劈

作者·讀者·編者

有為　閱創可維　期貨到　我能經覓一再　一則幾○
時文　及辦志誌　三是三　們保多購期版　部本敢我
可章五突詩○社四版天三已持日問左本二分能的們一盛
能字，換，無來，○故，，甚原日，起亦，去切，為，有
為數本各全來爾我印○又搜了來光冬○無本能光由避上虢
二的刊頁賴我，們出我已購最有聘得上在刊訂○本免期事
十關均，些們要常後們裝同大美照數星餘第好又紹脫本說
二係篇不：這求接當已來的觀，十期，一：直個期刊明
頁，輪完收個贈到在經○幾努○封刪我而二用陵人說出如
○有通選入刊閱各本我十力半，面○們直兩進在徵見版左
讀時當來物，地刊宮們份○們或放派接期經戶夜，時：
先可為，雖是或的公第對的　覺泛在人室早過困自臨，
觀能二讀持純彼圖皆一子第　得黃報至戶已，須有時適
明為十關粹此書○期讀一　非，擁各則售讓提訂購值
○二四原支由突館　再者二　常或上報都元否前好買裝
十頁願○私換，　版的兩　抱退的擬要，囑付；手訂
六，○關人，報　及愛期　數色刊再求第源郵但用業
頁但　於集盛社　第談，　，，物店從二○，四釘罷
，因　贈賞意，　二，不　但不，搜第期　有逢書工

○燈山有大的聖人見，據臆際如這那
「帶前首致來管，，此道，時登星第
可殿，射當源朝困看神出火現，意指
謂外朝聯峰，遭為到火說見，來收手
形，朝：燈人寶道宮景，清常來星觀
寄夜冬「火說一是都但月登時往火聚
得夜燈曉○不○「是不但可月往，，
體元；日出一火常有能統見的，其祗
○宵神靈上，星臨綠得明○燦時大見

結成根，聽有跳鼠青日小，更敲聽
合數爬體說人躍也城間，形為棉到
，節到小山能追多由不想狀，一一夜
重，樹在上將跑；上間係如有般種間
向能稍緣有它，到松此書鼠人，鳥睡
上自，，一捉據處樹類伏，摘據緊到
爬將與常種到說有多發夜身到稱，半
○數下從而○很松，音出體一為如夜
節即樹蛇又少鼠松○，甚隻巡同，

中宣部審(35)字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